

一城清香 意味深长

凌波泻影说荷花

顾桐 文图

报纸副刊编辑约我写荷花。她说,正北方荷季,碧盖凌波,红袂泻影。最是一年“夏”正好,组一版与荷相关或以荷为题的文与图,给读者送去炎暑清凉。

一座有“锦绣”之谓的城市,汾河如带挽系南北,两侧荷塘如珠缀串,这自是扑入眼帘的写作题材。但,赏心悦目,于我,不意味着文佳词丰。荷之入题,难在:若将心情斗胆比之黄鹤楼下的李白,是“眼前有景道不得,崔颢题诗在上头”。诗仙在一种被人捷足先登、而富才情的诗题之下,还有自知之明望而却步,况我庸常离之万里。在古往今来浩如烟海、美不胜收的写荷篇章中,再出俗笔,言谓:“鸟雀还有佛性也无?!”

印象中,《诗经》中写荷或与荷相关有三五首,其中一篇摇人心旌被引用最多,是《国风·陈风·泽陂》。为避断章取义并使人信服,引全豹如下:“彼泽之陂,有蒲与荷。有美一人,伤如之何?寤寐无为,涕泗滂沱。彼泽之陂,有蒲与兰。有美一人,硕大且卷。寤寐无为,中心悁悁。彼泽之陂,有蒲菡萏。有美一人,硕大且俨。寤寐无为,辗转伏枕。”《诗经》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,亦可说是文明发初期的文学样本。这首“荷诗”,即就现在读来,也明白晓畅,不须今译。全诗复调,一唱三叹,人荷相映,比兴其间。距今约三千年前的一首“荷吟”,起点即高,情境交融,引人兴味无穷。

之后,《楚辞》中亦见荷影摇曳。著名者如屈原在他的《离骚》中所写:“制芰荷以为衣兮,集芙蓉以为裳,不吾知其亦已兮,苟余情其信芳。”将荷之花叶裁为衣裳来穿,妙意独构,从中可读出屈子做为伟大诗人的浪漫情怀。屈大夫自沉汨罗的悲情,可说家喻户晓。从此诗中,不难看出他借荷喻己,在理想破灭时,身赴碧水,直是终身与荷为伍了。

再之后,汉乐府中荷香四溢,清芬无限,一片荡漾。下述《江南》,迄今为人传唱不休,可说是民间荷诗的一个经典。诗不长,照录如下:“江南可采莲,莲叶何田田,鱼戏莲叶间。鱼戏莲叶东,鱼戏莲叶西,鱼戏莲叶南,鱼戏莲叶北。”通篇不具华美词采,只是直写白描,用今天的话说是完全纪实主义,但却令人清爽之至,如同荡舟移棹其间。

以上荷吟荷唱,例举挂一漏万。它是早期咏物诗的一个滥觞,在人文传统与文学画廊中交相辉映。而唐宋元明清以降,对这种水中植物更是青睐有加,似乎凡是诗人,没有不笔涉莲荷的。美词佳句俯拾即是,随手一拈,清香扑面,沁人心脾。如唐李商隐的“惟有绿荷红菡萏,卷舒开合任天真”,如宋杨万里的“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”,如明杨慎的“凌波仙子白霓裳,风助精神露洗妆”……吟之无穷,览之无尽。不能不叹服古人,他们笔下之荷,翠拥红招,风姿绰约,几将荷状荷韵写临极致。



我读眼有限,很少见到今人的写荷诗章。倒不是要厚古薄今,是说,这里有着时代节奏加快和精神禀赋不同的原因。但也不能不说,一种文学题材被反复描写乃至它的蕴藏丰富,而致后人羞于出笔了。鲁迅先生就说:“我以为一切好诗,到唐已被做完。”

诗如此,而文亦有高峰。宋人周敦颐的一篇《爱莲说》,将荷之描写跃上新境。荷被拟人化,成为洁身自好遗世独立的君子之谓。一句“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”,语兼双关,直通后世,成为今人喜爱莲荷的一个传统出处并高尚理由。行文至此,基本是“拿来主义”。笔下生荷,香远益清,是向先贤们的致敬。

关于荷,不能不想到今人朱自清先生(1898—1948)。他的《荷塘月色》,是白话文后的一篇散文经典。其所蕴含的正直知识分子的淡淡情怀与朗朗操守,更是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人。而其中所写夜荷之美,亦别开一面,让人悠然心会。早些年,一位喜欢荷花摄影的朋友,用数年工夫,拍摄了上万帧荷花图片。他以为,荷之美被他拍尽,要出摄影画册,让我帮忙编辑。我读后,笑说,夏荷秋荷风荷雨荷都有,唯独不见夜荷。我让他读先生此文一段:“月光如流水一般,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。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。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,又像笼着轻纱的梦……”他大感惭愧,即赴荷塘,在几个月月色之夜,忍着蚊虫叮咬,才补上“牛乳”浴叶意境的几幅荷片。

说来也巧,我与先生嫡孙朱晓涛是文朋棋友。他早先在太原工作,后扬州建“朱自清故居”,他做为朱家后人,被选做故居主持工作。上周,他返并避暑,友朋相邀一聚。晓涛是先生《荷塘月色》文中,所写“妻在屋里拍着闰儿”一句的“闰儿”之子。闰儿是先生之子,谓朱闰生,已往生若干年。散文大家、张中行先生,曾在他的《负喧琐话》中写《朱自清》一文,文中写到其妻见到成人后的闰儿,回到家中感叹:“一看就是个书呆子。”朱自清先生是中行先生的师辈,认为师尊学问极好,而“与他的行之比,文可以算做余事”,惜乎“天不与以寿”。这样的评价,足见朱自清先生的操守与品行了。所以,听其妻见闰儿之后所语感受,中行先生在文尾笔情写道:“能够见到朱先生的流风余韵,我很高兴。”

我见晓涛,亦生此感,可说是中行先生所说的“余韵”之余韵了:斯文而迂直。回到写荷,由荷而人,不禁感慨:朱自清先生的人与文,风清气爽,合为精神,都化做荷香一脉了。而今,“君子”之谓,落伍了吗?“君子”之比,过时了吗?我不知道。只知道,荷生一季,亭亭净植,不与尘嚣,直立其姿,磊落其怀。它之美,早非物种上的意义;而是人,襟抱澄澈,不滞一物,在这世间的映照。

人物

当时,局里很多同事对他这一做法并不理解,有的同事还私下说他升职所以才捞政绩、捞资历。李局长在中层干部动员会上讲了一番政策和大道理,要求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,勇挑重担。杨河芬能够主动报名确实出乎李局长意料。他私下找了几位同志,其实都碰了钉子。这事确实让他为难,一方面总得把市里的要求落实下去,把扶贫工作队人员确定后派下去,一方面却是没人主动报名,所以杨河芬主动提出,他确实很欣慰,因此在此后的几次专题会上他都表扬过杨河芬。他私下做了些思想工作,终于挑出理想的工作队人员,一名队长——副处级干部老张,一名队员小王,还有就是

主动报名的队员杨河芬。这三人全是党员。

从2013年到2015年,那时工作队每年只去几次,有需要落实的上级精神,就去传达贯彻;逢着过年和中秋,就给困难村民送去米、面、油、钱、煤炭去慰问;村里“两委”开会,只要接了通知,也去参加;村里“两委”有需要工作队到县、乡或部门协调,也去联络办理;工作做得不温不火,既没有拉下或拖延,也没有突出的成就。正如帮村工作队员小王所说:“起初不习惯,受不了,习惯下来,也就不觉得苦和累了。”但随着中央对扶贫工作的重视力度不断加大,对扶贫队员的工作要求不断提高,而且,随着扶贫工作开始进入深水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8

蒋蒋 京韵 著



《为了母亲的微笑》

期,剩下的都是难啃的“硬骨头”,工作难度和力度就显得更大,对于工作队员来说,能够应付得了如此艰巨的扶贫任务,做到跟紧不出错已是极限,而如果想在这种形势下做出成绩,那是工作队员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。

2015年文件要求扶贫工作队员要驻村工作,吃住

连载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99

赵树义 著



《折叠的时空》节选

“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,主治病以应地,多毒,不可久服”,如大黄、乌头、甘遂、巴豆等。上品药为君药,中品药为臣药,下品药为佐使药,组方时应既有君臣,还有佐使,两味或两味以上药物用在一方剂中,相互间会产生单行、相须、相使。

当然,提到神农也不得不提上古神话“神农尝

百草”。对此,历代多有记述。

西汉刘安《淮南子·修务训》记曰:“古者民茹草饮水,采树木之实,食羸蠃之肉,时多疾病毒伤之害。于是神农始教民播种五谷,相土地之宜,燥湿肥瘠高下,尝百草之滋味、水泉之甘苦,令民知所辟就。当此之时,一日而遇七十毒。”

晋干宝《搜神记》卷一记曰:“神农以赭鞭鞭百草,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,臭味所主,以播百谷。”

唐司马贞《史记·补三皇本纪》记曰:“于是作蜡祭,以赭鞭鞭草木,尝百草,始有医药。”

宋郑樵《通志》记曰:“民有疾病未知药石,乃味草木之滋,察寒热之性,而知君臣佐使之义,皆口尝而身试之,一日之

间而遇七十毒。或云神农尝百草之时,一日百死百生,其所得三百六十物,以应周天之数。后世承传为书,谓之《神农本草》。又作方书以救时疾。”

清袁了凡《增补资治纲鉴》记曰:“作蜡祭,以赭鞭鞭草木。民有疾病,未知药石,炎帝始味草木之滋,察其温平寒热之性,辨其君臣佐使之义,常一日遇十二毒,神而化之,遂作方书,以疗民疾,而医道立矣。”

炎帝制耒耜,种五谷,立市廛,治麻为布,削木为弓,作五弦琴,制陶器,可谓上古无所不能之人。炎帝究竟是谁古今争议颇多,有说神农即炎帝,炎帝即神农,也有说炎帝是炎帝,神农氏不过是炎帝一族的名号。

纪实